

# 稻草人手工記

三毛流浪記之二 · 三毛著



# 稻草人手記

三毛著

出版者：吳興記書報社

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 
電話：H 四四〇三三二

印刷者：興業印刷公司

香港黃竹坑盛德工業大廈七樓  
電話：H 五三二四三二  
五三二八二八

總代理：吳興記書報社

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 
電話：H 四四〇七三二  
四四〇七六六

一九八一年十月出版



三毛流浪記之二

稻草人手記

三毛著





### 配手人草稻

---

官序	4
盜大洋江	7
人大婆婆的愛親	27
相識不風西	55
生人的樣道	87
死者已知爲士	107
妻逃告警	127
活生庭家種道	149
童兒膠塑	183
女花賣	201
使天的望守	225
場農思相	235
人巨	253

---

# 稻草人手記

## 序言

麥田已經快收割完了，農夫的孩子拉著稻草人的衣袖，說“來，我帶你回家去休息吧！”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還在田裡的麥子，不放心的說“再守幾天吧，說不定鳥兒們還會來偷食呢！”

孩子回去了，稻草人孤單單的守著麥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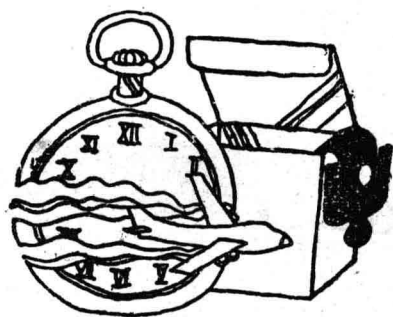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躲藏著的麻雀成群的飛了回來，毫不害怕的停在稻草人的身上。他們吱吱喳喳的嘲笑著他”這個傻瓜，還以為他真能守麥田呢？他不過是個不會動的草人罷了！

說完了，麻雀張狂的啄著草人的帽子，而這個稻草人，像沒有感覺似的，直直的張著自己枯瘦的手臂，眼睛望著那一片金黃色的麥田，當晚風拍打著他單薄的破衣服時，竟露出了那不變的微笑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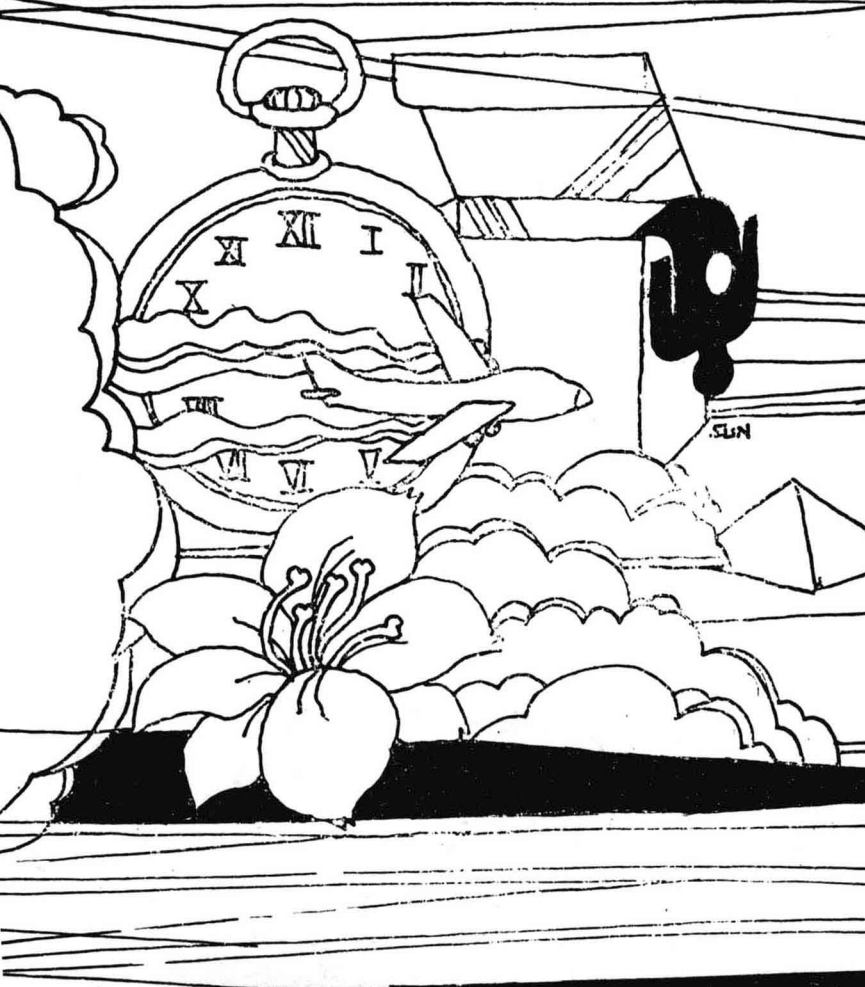
• 西荷給送 •  
PARA MI MARID






.....家陳們我起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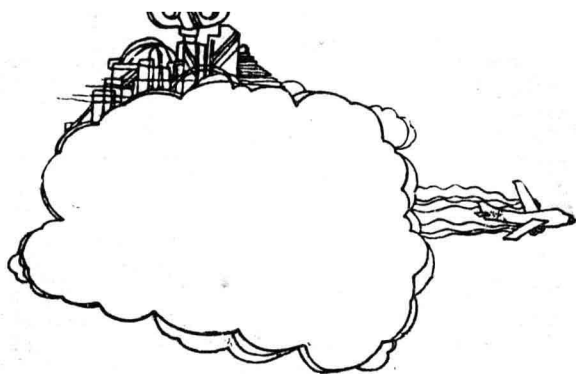
# 盜大洋江





說起來我們陳家，因為得自祖父陳公宗緒的庇蔭，世世代代書香門第，忠厚傳家。家產不多，家教可是富可敵國。

我們家的家譜，「永春堂」裡，不但記載子孫人數，帳房先生更是忠心耿耿，每年各房子弟的道德品行收入支出更是一筆一劃寫得清清楚楚。



說起來我們陳家，因為得自先祖父陳公宗緒的庇蔭，世世代代書香門弟，忠厚傳家。家產不多，家教可是富可敵國，

我們的家譜「永春堂」裏，不但記載子孫人數，帳房先生更是忠心耿耿，每年各房子弟的道德品行收入支出更是一筆一劃寫得清清楚楚。

我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裏，照理說應該是人人必爭，家家必買的童養媳，其實不然。這拿聖經上的話來說，就是——我的父母是葡萄樹，我却不是枝子。拿我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——算命先生算八卦，一算算到中指甲——我這個敗家女，就這樣把家產一甲兩甲的給敗掉了。

自我出生以來，我一直有個很大的祕密，牢牢的鎖在我的心裏，學會講話之後，更是守口如瓶，連自己的親生父母，也給他們來個不認帳，不透露半點口風。

我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，使得我這麼神祕呢？我現在講給你一個人聽，你可別去轉告張三李四，就算你窮不住了，出賣了我這份情報，我這樣一個只有三毛錢的小人物，你也賣不出好價錢來的。

我再說，自我出生以來，就明白了我個人的真相，我雖然在表面上看去，並不比一般人長得難看或不相同，其實不然透了。

『我——是——假——的。』我不但是假的，裏面還是空的，不但是空的，我空得連幅壁畫都沒有。我沒有腦筋，沒有心腸，沒有胆子，沒有骨氣，是個真真的大洞口。

再拿個比方來說，我就像那些可怕的外星人一樣，他們坐了飛盤子，悄悄地降落在地球上，鬼混在這一堆幸福的人羣裏面，過着美滿的生活，如果你沒有魔眼，沒有道行，這種外星人，你是看他們不出，捉他們不到的。

我，就是這其中的一個。

我並不喜歡做空心的人，因為裏面空蕩蕩的，老是站不住，風一吹，旁人無意間一碰，或是

校小樹枝拂了我，我就毫無辦法的跌倒在地上，爬也爬不起來。

我自小到十四歲，老是跌來跌去，摔得鼻青眼腫，別人看了老是笑我，我別的沒有，淚腺和脾氣倒是很爭氣，只要一跌，它們就來給我撐面子。

十四年來，我左思右想，這樣下去，不到二十歲，大概也要給跌死了，如果不想早死，只有另想救命的法子。

我幹什麼才好呢？想來想去，只有學學那批不要臉的小日本鄰居們——做小偷。

這個世界上那麼大，又那麼擠，別人現成的東西多得是，我東摸一把，西偷一點，填在我的空洞洞裏，日子久了，不就成了嗎？

這決定一下，我就先去給照了一張X光片子。

醫生看了一下，說：『是真空的，居然活了十四年，可敬之至。』

我唰一順手抽了那張空片子，逃回家來，將它塞到床下面去存檔案。

二十年後再去照它一張，且看到時候將是不是一條貨真價實的好漢。

我因為沒有心，沒有胆子，所以意志一向很薄弱，想當小偷的事是日本人給的靈感，却沒有真正的去進行過，任着自己度着漫無目的的歲月。

有一年，街坊鄰居們推舉我們家做中山區的模範家庭，區公所的人自然早已認識我父母親的爲人，但是他們很仔細，又拿了簿子來家裏查問一番。

問來問去，我們都很模範，眼看已快及格了，不巧我那時經過客廳，給那位先生看到了。

他好奇的問我母親：「咦，今天不是星期天，妳的女兒怎麼不上學呀？」

我母親很保護我的說：「我這女兒身體不好，休學在家。」

他又問：「生什麼病啊？看上去胖胖的啊？」

母親說：「生的是器官蜂巢狀空洞症，目前還沒有藥可醫，很令人頭痛。」

那次模範家庭的提名，竟因爲我生了這種怪病，我們全家都被淘汰下來。那位先生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，是不好做旁人的榜樣的。

那夜我靜靜的躺在黑暗裏，眼角滲出絲絲的淚來。我立志做小偷的事，也在那種心情之下打好了基礎。

\*

\*

\*

說起世上的偷兒來，百分之一百是貪心勢利、六親不認的傢伙。我當年雖然沒有拜師，悄悄出道，這個道理不用人教，却也弄得清楚明白。



我東張西望，眼睛不放過家裏一桌一椅，最後停留在我親生父母身上，要實習做偷兒，先拿他們來下手，被捉到了也好辦些，不會真正交給警察局。

我仔細的打量打量這兩個假定受害人。他們爲人方正本份，對自己刻苦、謹嚴，對旁人寬厚憐憫，做事情負責認真，對子女鞠躬盡瘁，不說人長短，不自誇驕傲，不自卑，不自憐，積債不會討，付錢一向多付。

我從來沒有好好計算過自己父母大人，今兒這麼細細一看，他們這兩位除了外表風度神采還對付得過去之外，這裏面那些東西，早已過時啦！不時興的渣子啦！別人不要的東西，他們却拿來當珍珠寶貝啦！再加上幾十年前碰到一個『基度山大伯爵』之後，這兩個人變得越來越優，愚不可及，連我這空心人，要偷偷他們可也真沒有什麼好處。

想想偷兒就算實習階段，這兩個優子可也不值得一試，不偷，不偷。

出門去打了一個圈子，空心人餓了十四年，頭重腳輕，路都走不穩，這一累，摸着牆爬回家來，不再考慮，趁着父母大人在午睡，就把他們那點不可口的東西，拿來塞了下去，消不消化我可不在乎，先填了這個蜂巢似的大洞洞再做打算。

偷了自己父母，不動聲色，眼看案子沒發，看準姐姐，拿她給吃下去，敲下一個受害者。